

儒門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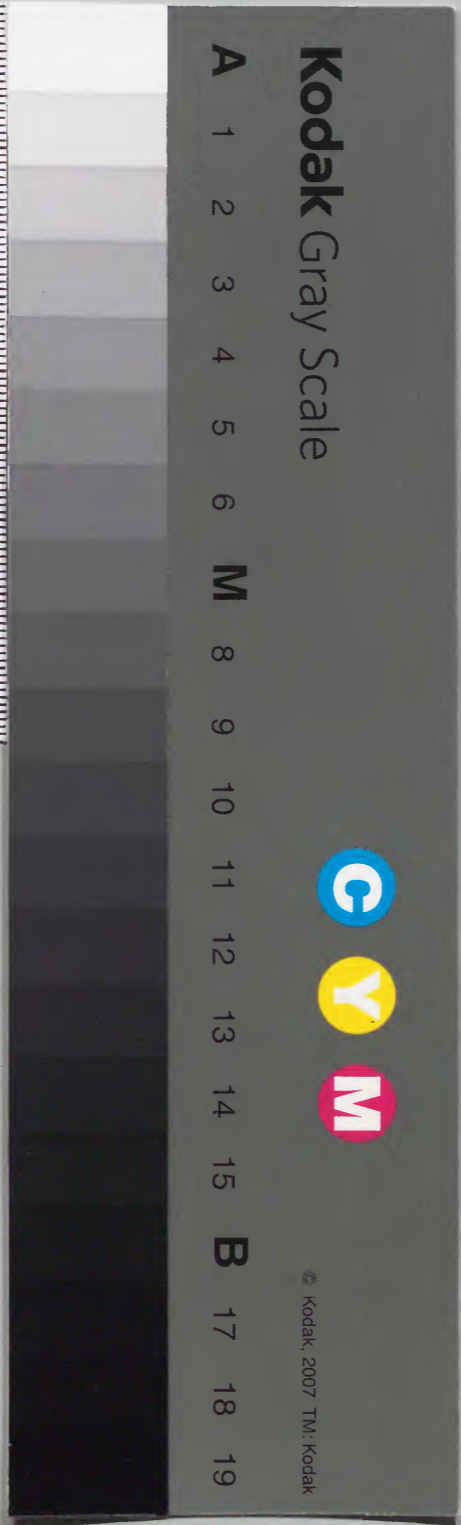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七三	
			一	二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四七三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3
冊數	4 (1)
函號	299 126

299-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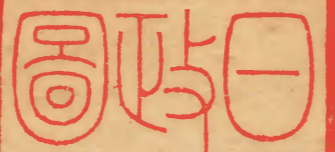
飛門蹇器

佛門癡語

簡端自識

淺草文庫

一余每見梵書道藏刻布流傳層見疊出固亦勸
 勉修持之義而吾儒家言但以訓詁佔畢為進取
 階梯異學者流遂曰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良足慨
 矣竊謂家珍具在無待乞隣因裒集先儒集中擇
 其講學明道及夫家訓里約切實精嚴者錄諸坐
 隅自備觀省亦未敢以問世也適同志見而善之
 樂襄梨棗或於夫子所云法語之言可參證云
 一聖學真傳鄒魯以降續自濂洛精蘊微言周程
 張邵斯其至矣而功殊博約候分頓漸剴實自朱



陸立言始要之入門異而歸墟同無容偏舉也若徒沿襲聚訟詆誣排擊口說日熾躬行日衰又奚尚焉故是編始自朱陸主於明義利之辨決誠僞之幾遞及元明大儒縱先後標指不無因時補救而均之登堂入室蓋孔門顏曾已然矣

一先儒語錄雖單辭片語提撕警覺炯若龜鑑不可勝摘是編特舉其垂世立訓之篇琅琅可誦吾生也晚不能親躋講堂與聞警咳對此規箴如臨師保能不悚然懼惺然悔乎至若薛子讀書錄王子傳習錄劉子人譜定當單行全帙弗敢舉一漏

十也

一是編斷章取義於先儒道統源流未之鱗次故弗備其人也亦不能仿近思錄之體依類分纂猶屬吉光片羽學者貴得其大意之所存云爾有能益余固陋者當爲續登剞劂

康熙丁丑仲秋復初學人彭定求訪濂

賦

儒門法語

長洲 彭 定求 編

朱文公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應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以諸君其

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
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
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
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
亦念之哉

朱文公論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
直是無著力處只是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
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
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
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
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
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朱子著書立言意主循序致精其於知行博
約德性問學諸項幾於條分縷晰矣然及其
融會貫通固未嘗舉心與理而二之也一言
以蔽之曰全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

聖學指歸而朱子之學之教所奉以爲鵠者也。自以傳註爲拈括之資，經生家句詮字釋，不過紙上陳言，口頭習語，藉以希世干祿而已。於是志趣高明者，遂不屑屑於章句之緒餘，而後不免失諸決裂，夫豈朱子立言之過哉！此條專以立志二字，弊緊提撕，則一語足勝千百。蓋義利之間，界限分別，徹上徹下，總離不得。立志爲第一義，否則盡脂鏤冰，更無話可說。故朱子之文，美不勝錄，姑擇其簡要者，弁諸卷首，定求附識。

朱文公答宋澤之書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讀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爲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工夫，聲名利祿爲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繆，則願且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

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
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
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
趨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
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
乃可決擇而修持耳

文公章句功令以之取士故人知崇信不敢
置異喙而於其所謂居敬窮理者徒爲口耳
之資爾觀文公是書所以抉發陋習洗剔病
根豈尚夫局守書冊尋章摘句乎定求附識

陸文安公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疏拙
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
鑄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
郡侯祕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睹盛觀竊自
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
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
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
以教諸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

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淡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

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
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
從十月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
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
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
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淡病之病蓋聽者莫
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
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
反身而淡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

方矣新安朱熹識

謹按陸子年譜乙未四月訪晦翁於信之鵞
湖寺議論猶有異同蓋朱子之意欲令人泛
觀博覽而後歸之約陸子之意欲先發明人
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
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在會呂伯恭先生
輩亦無能會歸使一也朱子別去與陸子書
云某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
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所未既警切之
詢佩服不敢忘也越辛丑朱子為南康守與
陸子泛舟甚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
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陸子登白鹿洞講院
講此章畢朱子離席言曰熹在此不曾說到
這裏負愧何言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
義利之說否曰未也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
說書却說得義利分明足說得好如今人
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
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
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於是具見朱子虛心集

備門法語
蓋之誠矣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張南軒先生亦言之論朱陸者紛紜聚訟曷從此肯綮合同之處推勘入門乎愚柔之質陶鑄未能失脚泥塗漸染不察幸而一息尚存如寐斯覺讀此一過真覺骨寒神悚因詳錄諸中所記以便觀省定求附識

陸文安公荆門軍上元設廳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克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叶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歛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重明於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彝是訓於帝其訓無非歛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

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譬君

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宥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
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
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
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之
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
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
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
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
正人達者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自考其心則知
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
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
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
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聖天子建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歛
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卽是以此心敷於教化政事
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
全此心不陷邪惡卽爲保極可以報聖天子教育
之恩長享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
在尚書今人多讀未必能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

傳門法語
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爲民祈福竊惟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歛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詩曰自求多福正此謂也

陸文安公與曹挺之書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看挺之殊未嘗如此著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

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著實用功後來遇
師友却有日用中著實事可商量不至語此虛論
也

先儒陳氏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
語如震雷驚霆蓋其教人專以克己改過為
切要功夫非小儒曲學所能窺其藩籬也此
篇忠告直諫為近來士人通病讀之能不汗
下濡襟定
求附識

陸文安公與包顯道書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
通體都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
第今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白奮拔則自矜
託其閒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
不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
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
被天下澤及後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
嬉擊壤而歌畊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
歉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

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位則未必不反以我爲讐也

象山先生要人識得本心本心者非虛言一心即心之道義也聲勝負才智功能皆非心之本體也是以是四者東馳西驚而道義消亡余讀是書不禁喟然歎曰此陽明先生拔本塞源之論所由出乎非真志在覺世者誰肯大聲疾呼如指迷途而藥人病乎定求附識

薛文清公慎獨齋記

余少讀聖賢書竊有志於慎獨之學尚懼久而或怠也遂自稱曰慎獨子庶幾顧名思義永久不忘逮今三十七年矣而尚不克踐所稱余友周君秉忠分教覃懷乃即官舍東偏作小齋以居余間往焉秉忠顧曰吾之作是齋非欲自佚欲自修也自修之要誠莫先於慎獨今將取以名吾齋庶幾居處出入俯仰顧瞻有所警發而勉所不逮然若與吾相好也更能爲我歷言其用力之要則所以警發我者豈不益有助乎余因蹙然愧曰余固嘗以

傳門法記
十一
是自稱矣然其之不力而名實多爽今且自責之不暇尚爲秉忠助哉雖然盛意不可拂請姑誦所聞蓋一心之理靜而無動而有在動靜有無之間曰幾凡天下之善惡皆原於此故曾子子思懇懇示人必曰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蓋卽所謂幾而慎者則所以謹乎是也故君子於幾之際必精必察果天理耶卽扶導而擴克之果人欲耶卽摧抑而遏絕之至於暗室屋漏獨居獨爲之間而不敢有自欺之心焉則內外隱顯無非一致而天德之盛渾渾乎無息矣其或不能謹乎是必曰吾心之微人所不見也吾事之祕人所不知也雖滅理敗常之事可以爲之而無害殊不知此心之靈炳若日星所謂微而祕者人雖可欺而心可欺乎况既有是幾於中則必有是迹於外積之之久則微者著祕者彰所謂滅理敗常者皆將暴白而不可掩其爲修己之累可勝言哉今秉忠以慎獨名齋其自修之心固已密矣又能以余之前所聞者爲勉以後所言者爲戒則他日所至必無愧於名齋之初心固非若余之少志於是而今尚不克踐所學者之敢望也

有明理學始自敬軒先生一以居敬窮理為宗端亮嚴峻旁門捷徑不得潛心高明默契其妙不言而悟嘗為詩曰七十年來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夫非慎獨工夫純一無間何以臻此聖域哉而此篇返躬抑抑殆若不及足以覘其謙德之盛云定求附識

薛文清公戒子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為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為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為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朋友之倫理則飽食煖衣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

信門法語
地凝形賦性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吳康齋先生與章士言訓導書

去年辱贈言引堯舜周公孔子爲我標的而期我造焉噫此大賢所宜希者豈區區小子所敢妄意僕竊嘗觀古人道德著於一身而事業光於千古者豈無其由不自小其量而用心純也足下之云蓋以廓我之量而純我之心輔仁之功一何大也夫聖至於堯舜周公孔子無以復加矣而其量豈自足而心豈少息哉後之英雄之士卓然特立者其量蓋期於堯舜周公孔子而其心亦以堯舜周公孔子之心爲心一念慮一動作數聖人嘗在目

前道德視數聖人爲未克事業視數聖人爲未大
用力孜孜而不足量詎容小而心敢不純哉故能
卒有所就降及其次則以先進大賢自期而用力
於德行事業者亦無不至而亦各得其效夫期於
聖人雖未至不失爲大賢期於大賢雖未至不失
爲賢者世俗見其磊磊落落以自表見於後者乃
謂天生非勉可至語古人則置之度外語時人則
曰某吾過之某猶吾也某雖過我猶不能甚凡百
一以時人自局靡然以古人爲難企而毅然安於
小藝之易成不弘其量而雜用其心小有所得志
驕氣盈以爲人生所事止於如此嗚呼此古人之
所以爲古人而今人之所以爲今人也與僕雖不
敢當足下之所期亦不敢不以習俗爲戒而奮志
乎古之大賢也犬馬之年三十有一矣六歲入小
學七歲而學對句十有六歲而學詩賦十有八歲
而習舉子業十有九歲得伊洛淵源錄觀周程張
邵諸君子出處大槩乃知聖賢之學之美而私心
慕之於是盡焚應舉文字一以周程張邵諸君子
爲心而自學焉學之累歲而行與時違或以爲古
而不達時宜或以爲迂而濶於事情或謂之僻亦

謂之怪笑讓兼極僕雖不敢盡忘初志亦不能不
少徇於時徇時之心日淡而初志日懈兼以疾
相纏居恒感然不悅茫然無措感今懷古於風晨
月夕蓋有不勝其愁歎者矣今年自春初專玩大
學語孟中庸覺漸有所得舊疾稍減而精神稍益
沉潛晝夜反覆身心然後知聖賢之道豈獨古而
不達時宜豈真迂而濶於事情豈誠僻而且怪向
之轆軻齒齒於十年之間者於聖賢之道見之未
明行之未力也時議豈欺我哉賴天之靈祖宗之
澤父兄師友之教今得少有所持循以進何其幸
也然日月逝矣少壯不再過時之失不無憾焉

康齋先生身為華胄早謝舉業任肩聖學倡
道南方瞿瞿以陶養性情為事立志之篤直
以天地聖人為準固窮不移屢薦弗起晚年
薦自石亨固先生所大不願也特以朝命行
人造廬而請不得不一往焉英宗禮遇甚至
宮寮之秩棄若敝屣固請還鄉不為石氏所
免見後明決何以加此是時忌者見先生起
自布衣特膺異數朝貴削色故撫州守張弼
首謀攻擊甚至令人代其弟投訟牒先生竟
以民服往詣公庭絕無愠色則闖牆之誣不
辨可知矣尹塞齋曾遇先生於南陽李相坐
中艱然不悅出而遂肆訕毀則尹氏瑣綴錄
所載誣妄尤甚或曰曾為亨跋家譜自署門
下士未見先生筆墨之真安知非石氏廣作
淆訛相襲難為定案乃後來橫議之徒輒與
正學為讐往往耳食浮言吹毛求疵如先
者尚加誹謗刺刺不休曾不從其學問真源
出處大節虛心尚論吁先生往矣夫復何損

祇見議者之不知量耳或又曰胡敬齋陳白沙兩先生為先生門人乃當時議從祀而取其弟不取其師必先生有不協於時論者不知廟堂諸老門戶犄角祀白沙與陽明先生相輔也復祀敬齋則又矯偏重白沙之迹也若先生立教實合下學上達而一之足以陶鑄兩賢有餘矣烏得據祀典而遂少之哉定求附識

陳文恭公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有明理學至白沙先生自關戶牖以自然為宗以忘已為大以無欲為至宛有春風舞雩氣象生乎絕不事著書立說獨此寥寥寥寥數言而所以激發人心者不啻晨鐘澗石矣然此非自白沙先生始言也孟子篇中屢以人與禽獸兩兩相喚如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

難焉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可見人禽出入之界如此其近故如此其危至更有人見其禽獸也一語特下箇見字明其良心漸滅目下官骸偃然早已披毛帶角善惡感應立地可决造化因物賦形理之必然者爾較諸二氏所說死後輪回果報不倍加警迫哉昔有受學白沙先生門者遇人問之則對曰活孟子活孟子卽此便可印證定求附識

王文成公拔本塞源論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于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之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

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唯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使之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其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其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

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智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日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克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

傳門法語
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
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
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傳之以爲博
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世之學者如入百戲
之場前瞻後盼應接不遑日夜遨遊淹息其閒莫
自知其家業之所歸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
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
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
縣則思籓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
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足以要其
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
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
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
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
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
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
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
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
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
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

興者吾誰與望乎

此條之論乃先生直接道統處智畧技能至先生極矣然一毫不恃盡劈破之而惟求復心體之爲貴解悟靈通至先生極矣然一毫不恃盡劈破之而惟躬行五倫之爲貴其心則惟欲安天下之民惟共成天下之治道學一點真血脉先生得之恐後世以頓悟而疑其爲儒之禪以事功而疑其爲儒之雜不可不辨也先生固云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若自道云○耿定向請從祀疏有曰所著拔本塞源論指示人心最爲明切使中外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翼太平之治實多而守仁之志已得彼惟欲朝廷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也可謂深見先生之志矣嘉善陳龍正幾亭識

拔本塞源之論以宇宙爲一家天地爲一身真令人惻然悲戚然痛憤然起是集中一篇大文字亦是世間一篇有數文字容城孫奇逢鍾元識

按先生是篇在與顧東橋書中後儒遂特爲標出所以明聖學之真專在屏絕功利而詞

章又不足言也至簡易斯至廣大至微密斯至光明立言如此真與孟子薄管晏黜儀衍昭昭然揭日月而行惟彼俗學浸淫馳驟縱極其鋪張揚厲之術何所覆藏哉世之儉父則曰先生之事功自足不朽却多此講學一事耳嗚呼使先生學之不講事功亦必卑瑣矣此皆撥其本而欲榮其枝塞其源而欲達其流譬之蚍蜉之撼大樹又奚怪焉定求附識

王文成公示弟立志說

子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

傳門法語
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
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
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
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
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
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
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能已矣夫所謂正
諸先覺者旣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
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
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
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謾易之意言之
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
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
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
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
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
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鐙求照而已跛者之於
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

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

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共用功大指無或少

傳門
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且內義以方外孔子
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
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爲
說不同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夫道一而已
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
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蓋終身問
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
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
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
昭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王文成公與辰中諸生論學書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
方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
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
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
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
世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
生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著實用力
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
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

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著己君子之道闊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靜坐以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程朱宗旨也王先生教人以此入手與程朱豈有扞格耶至搜剔病根專在斬絕利心卽男子無欲故靜之義非冥寂枯槁以爲靜者定求附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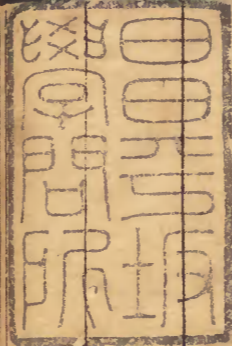
王文成公與諸弟論改過書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耳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旣淡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旣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爲至於四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得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言之也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自龍谿特揭四無之說以洩師傳之所未發於是始言頓悟自據上乘者遂入於禪家不思善不思惡之旨沈洋莽蕩莫可窮詰世乃以陽明先生首言無之一字爲口實不知先生平日孜孜講論專以遷善改過爲真切工夫務使人欲日消天理日明並非只管求光景說效驗滋助長外馳之病無善無惡四句提綱劉念臺先生云陽明偶一言之實未嘗

筆之於書為教人定本龍谿輒欲以已意籠
罩前人遂有天泉一段話柄洵是確語傳習
錄中教人省察克治層見疊出搜剔隱微深
痼之疾不遺餘力欲知先生學出當從此勘
入始識致良知之知行合一煞有實
際而謠詠無所置喙矣定求附識



寬政己未

